

公共空间 + 基础设施

作者：Roger Bayley 等

译者：赵敏 许松华 水润宇 等



Olympic International Inc.

Olympic International营造的是舒适、健康、节能的室内环境。作为厂家代表，他们承诺向当地市场推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最可持续的技术。“千年·水”项目采用了辐射式供暖和制冷技术，可以大幅降低能耗、减少系统噪声、提高可用室内净高、改善整体热舒适度和室内空气质量。



Enerpro Systems Corp.

Enerpro Systems Corp.是新型建筑智能化能源管理和现有建筑基础设施升级领域的市场领头羊。自1996年以来，公司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制订的仅有的几个能源管理项目一直提供着零成本、全方位服务的解决方案，使能源和用水效率达到极致，降低了消耗，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突破性的创新夺得了能源管理方面的一系列第一，诸如它能够“在千年·水的1100个住房单元实时观看所有能源消耗和用水情况的数据。”



Keith Panel Systems

Keith Panel Systems (KPS)是北美地区设计、制造和安装雨屏墙系统的龙头企业。他们以参与建造了“千年·水”而备感自豪。KPS安装的雨屏墙系统可以保持建筑物表面性能的完整性，减少供暖和制冷荷载，延长使用寿命，且基本免于维护。Alucobond®、Swisspearl®和特殊玻璃是KPS制造的专用系统上安装的优质外部装饰品。



Wilco Landscape Westcoast Inc.

Wilco公司已成为专业从事建造和交付建成景观的企业。作为业界领袖，公司为市政工程、公园项目和开发项目提供项目管理及景观建设服务，已向客户成功交付了多项复杂的项目。Wilco长于创造多样化，善于挑战和接手那些需要丰富经验和知识才能胜任的项目，这些经验和知识是他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西部接手的众多项目中所积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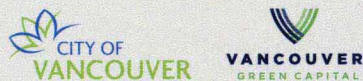


温哥华市

温哥华市是世界最具宜居性的城市之一。该市目前制订的目标是到2020年成为全球“最绿色的城市”。因其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实行的多项计划，该市已荣获数项大奖，其中有“联合国公共服务创新奖”，并作为四大先行城市之一应邀加入联合国“碳平衡网络”。为进一步支持这些目标的实现，温哥华市耗时十余载设想了福溪东南和奥运村船坞区（Olympic Village Shipyards Neighbourhood）的宏图，并作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开发项目的典范目前已着手开发。

合作伙伴

加拿大联邦住宅署
加拿大环境部



“温哥华绿色之都”是该市对成为新兴的全球绿色经济领头羊的承诺，也是对自己本身的定位。“温哥华绿色之都”展示了该市在可持续性方面的领导能力，显示了它对无限想象、力图创新的挑战和对新机遇的追求。欢迎来温哥华投资创业，在这里，商业就是绿色，绿色意味着商业！

“温哥华绿色之都”与福溪东南和奥运村息息相关，它集各种绿色技术和设施于一身。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Vancouver.ca或vancouvereconomic.com网站。

下一章：建筑

第四章介绍了奥运村的建筑设计细节，内容从概念草图到最终设计，一应俱全。本章话题囊括了建筑外立面到社会可持续性，被动式设计到小区庭院，探讨了建造“更佳居住地”所涉及的奇思异想和新颖材料。特别增补的一节概述了Arthur Erickson先生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反映在他所设计的奥运村的那些最终建筑上，而且作为当今建筑界业内人士的良师益友整个项目贯穿于他的影响之中。

订阅

成为这项历史性资源的一份子吧。订阅《迎接挑战丛书》电子期刊，跟踪了解“千年·水”的最新动态：福溪东南奥运村。

www.thechallengeseries.ca/subscribe



图片来源

封面：PWL Partnership, 2006；第02-03页：PWL Partnership, 2008，第05页：J. Vinnick, 2008；第06-07页：#1 Sarah Hay, 2008；#2 PWL Partnership, 2008；第08-09页：#1-2 Phillips Farevaag Smallemberg, 2007；第10-11页：#1-2 Phillips Farevaag Smallemberg, 2007；#3 Design International, 2007；#4 PWL Partnership 2006；#5 Design International, 2007，第12页：#1 PWL Partnership, 2006；#2-3 PWL Partnership, 2008；第13页：PWL Partnership, 2007；第15-16页：#1 PWL Partnership, 2006；#2 Roger Bayley, 2009；#3-5 PWL Partnership, 2008；第16-17页：#1-2 PWL Partnership, 2006；#3 Danny Singer, 2009；#4-5 PWL Partnership, 2007；第18页：#1-4 PWL Partnership, 2007；第19页：#1 PWL Partnership, 2006；#2-3 温哥华市, 2008；第20页：#1-2 PWL Partnership, 2006；第21页：#1 Eckford + Associat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7；#2 Danny Singer, 2009；第22页：#1 Danny Singer 2009；#2 PWL Partnership, 2006；第23页：#1-4 Danny Singer, 2009；第25页：#1-2 PWL Partnership, 2006；#3 Danny Singer 2009；第26页：#1 温哥华市, 2002；#2 Keystone Environmental, 2008；第27页：Matcon, 2008；第28页：Matcon, 2008；第29页：#1 Matcon, 2008；#23 Stormguard, 2008；封底：PWL Partnership, 2008-9。

资料来源

第03、10页：SEFC Public Art Master Plan（福溪东南艺术总体规划），2007年2月，Buster Simpson提供，可在线访问<http://vancouver.ca/commsvcs/oca/publicart/pdf/SEFCartMasterPlan.pdf>；第06页：Foreshore Lands, Southeast False Creek—Statement of Significance（福溪东南南岸重要性声明），Commonwealth编纂，可在线访问http://vancouver.ca/commsvcs/southeast/documents/pdf/sefc_sos.pdf；第20、24页：SEFC Public Realm Plan（福溪东南公共用地规划），2006年6月，Stantec编纂，PWL Landscape Architects和Commonwealth提供，可在线访问：<http://vancouver.ca/commsvcs/southeast/documents/pdf/publicrealm.pdf>；第29页：Jet-Grouting Case History: Olympic Village, Vancouver, BC, 2005（Jet-Grouting案例回顾：温哥华奥运村，2005），Paolo Gazzarrini、Matt Kokan和Stephen Jungaro著，可在线访问www.paologaz.com/CGS2008FinalRev1.pdf。

创新点—— 我们全球未来急需要做的事情

在一段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常常不受到任何质疑的社区建设框架，尤其是在北美地区。针对这种舒适但失败的模式，我们必须激励自己激情澎湃地创新——超越传统做法和惯例，为子孙后代树立典范。面对并且克服对变革的恐惧，挑战那些束缚了规划者、工程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手脚的条条框框，对开发一个新的框架至关重要——一个人口密集、宜居、节约资源、社会健全、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那些希望重塑社区模式的人们在合力寻找新的模式，使社区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地球有限资源快速减少的背景下能蓬勃发展。除了考虑到生存问题之外，这些创新者还要纳入新的社会结构，以反映对社区关系中的公平和社会平衡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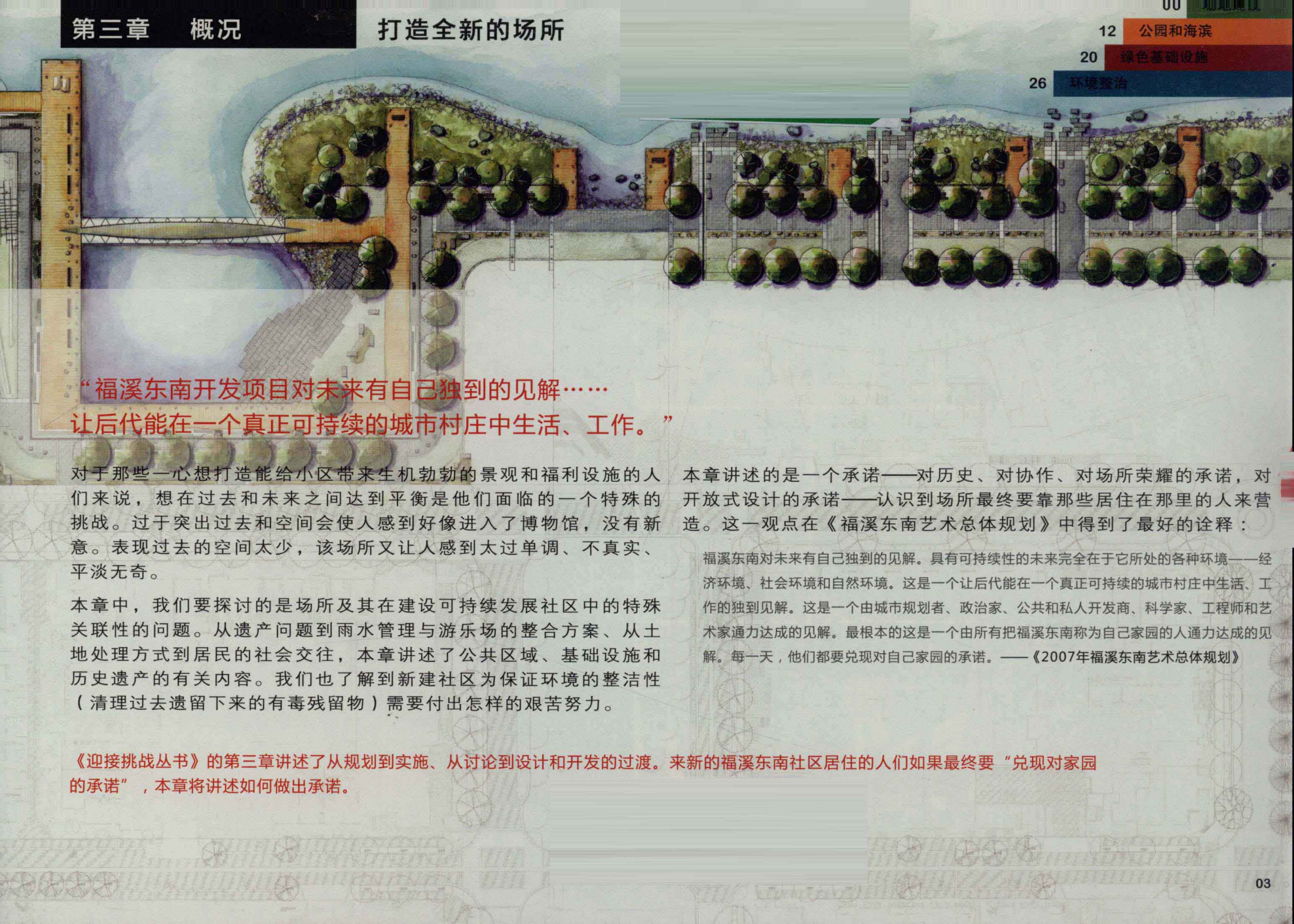
福溪东南（Southeast False Creek, SEFC）给这种创新带来了机会。在“创造一个更好的方法”这一新兴理念的引领下，现在市议会提出了这一挑战，设计师、管理部门和建设者发现他们正在为小区和基础设施开发寻找规划原则和方法，在某些方面几乎是全新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要回到过去那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正如Mike Harcourt在第二章中所思索的，想起了中世纪的城市。

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海滨场地上，仅受困于过去对环境毁坏的难题，福溪东南地区给设计师和建设师们提供了探索各种新方法和多元化创新的大好机会。他们对公共空间基础设施与小区可持续发展特征的融合方案进行了评估和细化。他们力争打造一个既能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又能保护环境的社区。他们向有关道路设计、停车场、福利设施配置、儿童友好的环境以及社会福祉、密度、宜居性和公共福利设施之间的既定规则发起了挑战。他们既欢呼这里的交通和市中心顺利接驳，同时又庆贺打造了一个村庄式社区，社区拥有自己的商业中心，周围是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使他们产生好感。他们的目标是让社区居民自然地进行交流，建立跨文化背景和生活情趣的社会关系。

福溪东南开发项目促使我们在理念上做出重大转变，修改传统的“教科书式”解决方案，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传统的解决方案已不能给子孙后代提供未来。我们的新世界就在于协作和创新统治了每一天，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明天的范例。



艺术家对福溪东南岸的构思，显示了栖息岛（最左边）、“独木舟”形的小桥（中间）以及包罗万象的海岸线（包括海堤、木板小道及行人水面入口区）。



“福溪东南开发项目对未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让后代能在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城市村庄中生活、工作。”

对于那些一心想打造能给小区带来生机勃勃的景观和福利设施的人们来说，想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达到平衡是他们面临的一个特殊的挑战。过于突出过去和空间会使人感到好像进入了博物馆，没有新意。表现过去的空间太少，该场所又让人感到太过单调、不真实、平淡无奇。

本章中，我们要探讨的是场所及其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社区中的特殊关联性的问题。从遗产问题到雨水管理与游乐场的整合方案、从土地处理方式到居民的社会交往，本章讲述了公共区域、基础设施和历史遗产的有关内容。我们也了解到新建社区为保证环境的整洁性（清理过去遗留下来的有毒残留物）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苦努力。

《迎接挑战丛书》的第三章讲述了从规划到实施、从讨论到设计和开发的过渡。来新的福溪东南社区居住的人们如果最终要“兑现对家园的承诺”，本章将讲述如何做出承诺。

本章讲述的是一个承诺——对历史、对协作、对场所荣耀的承诺，对开放式设计的承诺——认识到场所最终要靠那些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营造。这一观点在《福溪东南艺术总体规划》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福溪东南对未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可持续性的未来完全在于它所处的各种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是一个让后代能在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城市村庄中生活、工作的独到见解。这是一个由城市规划者、政治家、公共和私人开发商、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通力达成的见解。最根本的这是一个由所有把福溪东南称为自己家园的人通力达成的见解。每一天，他们都要兑现对自己家园的承诺。——《2007年福溪东南艺术总体规划》

Larry Beasley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周游世界。无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的是规划师、建筑师还是城市设计师，人们没有不知道温哥华的。他们喜欢他们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他们想了解我们是如何建设它的。我明白这就是人们对福溪东南有特别兴趣的原因。

温哥华遐迩闻名的主要原因是它有一个人性化、高密度、美丽的城市环境。它受到世人的尊重；人们前来研究它。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期望了解一下我们对当今问题所持的态度。人们期望我们是城市设计的弄潮儿，有最新的政策、技术和实施方案。

我们的大都市管理水平得到认可。在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之间一直存在着权力之争，25年来公共部门一直处于下

风。我认为，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把我们的知识、技艺和各个行业的意愿发挥到极致，并把它融合为更好的东西。每当我谈到我的工作是帮助开发商赚更多的钱时，人们都会为之一振——但如果他们赚得越多，他们就会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精细设计和公共领域，因为我们的系统会把一个热点向另一个热点传递。实际结果就是，我们挣下了上千万元的公共权益，这是其他社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本项目也说明了温哥华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一座塔楼、一个平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我把这个称为“经验性规划”——用来满足人们在经验上的预期。它是爱，它是情感上的反应，它是你在现代城市里未曾见到过的积极事物，而现代城市就像生

“我们试图为温哥华城市主义所做的就是创造一种体验，一种让人得到愉悦感的体验……”

活机器。我们试图为温哥华城市主义所做的就是创造一种体验，一种在高度密集的地方找到愉快感的体验——在这样的地方你很少会体会到这种愉悦感。福溪东南模式就是要打造一个真正的社区，因为它的设计是让人们能交流沟通。它将被全世界学习和模仿。

当然，你即便在赞赏时也会挑剔。我感到福溪东南的建筑没有提供足够的多样性。在如何细分开发土地上，我们需要进行多元化——福溪东南的细分模式特别标准。

在社会结构方面我们也做得还不够好——让中等收入阶层能承受得起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当以Sam Sullivan市长为首的“无党派协会”的市议会撤销了1/3、1/3、1/3原则（商品房、“准商品房”和社会住房之间达到合理平衡）时，显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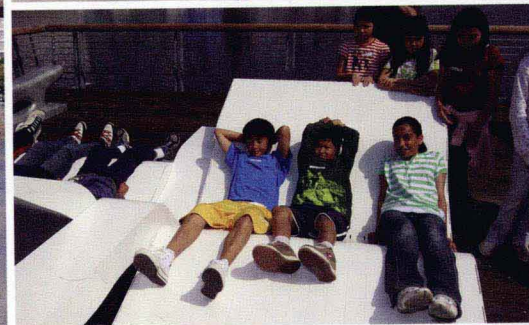
是糟糕透顶、让历史倒退了一步，根本置温哥华市的利益和理念于不顾。我们曾保留了社会结构的某些部分，但在各方面是领先的，而将来却未必是。

不过，在众多宏伟方案中，本项目将受到世人的推崇。我希望，温哥华市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讨论一下我们做到了什么、在福溪东南开发的下一个阶段如何做得更好。

Larry Beasley

温哥华市前规划署署长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规划执业教授
Beasley & Associates Planning
Inc.公司创始人



福溪东南海堤视图。温哥华市长Sam Sullivan于2008年5月28日正式开放新海堤（右下图）。

挑 战

对于温哥华市的民选官员和工作人员来说，要领导一批设计专家评估福溪东南至今都收获了些什么，要确定随后的开发阶段能做些什么，以进一步改善温哥华市的城市模式，提升可持续社区开发的各项指标。

人物介绍

Jody Andrews

温哥华市福溪东南和奥运村项目办公室经理，
2005 ~ 2009年

作为温哥华市福溪东南项目办公室的原经理，Jody Andrews的任务是把一个宏伟的理念变为现实。这意味着为了在短短的3年中开发出8个城市区块，要把一个承担众多专业的团队的关系和责任划分清楚——世界都在注视着。

“千年·水”（Millennium Water）的设计经理Roger Bayley认为，是Andrews建立了支撑本项目的协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准则。“他在管理顺序上嗅觉敏锐、不偏不倚，交出了温哥华市想要的东西：创新、探索如何努力打造一个更好的社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对他的激情、他的活力，我怀有崇高的敬意。”

Millennium的Shahram Malek说道：“Jody在发起本项目时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人类和生态的热情丝毫不逊于他对砖瓦水泥的热情。”

“Jody Andrews是一位很有品味的经理，”温哥华高级城市设计师Scot Hein赞扬道，“他创造了一种让我们殚精竭虑的项目文化。他的领导风格产生了高品质的物质效果，这是温哥华市的宝贵财富。”

温哥华市福溪东南开发经理Robin Petri感慨道：“人们喜欢与他共事。没有Jody这个项目就不可能像今天这么棒。”

能让人铭记的体验与地点和时间直接相关。创造记忆和物理环境（无论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之间有某种共生的关系。因此，在“营造场所”时，重要的是要承认这种影响，并且理解在整个有效的城市设计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形成感性认识和体验。

出色的城市设计有时纯属偶然，像欧洲很多城市那样，很多地方多年来历经多层次的演化，人类的干预也连绵不断。当从环境品质、舒适性和活动来进行分析时，这些地方最难忘的方面往往表现出众。场地建设的必要成分就是一曲绝妙的建筑物合奏，通过构架、规模、物质和细节打造出空间，与人类在阳光、噪声和气味等方面的舒适度的有效响应相结合，并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欣赏人类交流沟通的舞台背景。

作为设计师，我们在一个快速城市

化的时代，在当代公民环境下恪守并运用这些得到认可的场地建设品质。然而，尽管我们了解并运用历史上的教训，而问题在于这是否足以“打造场所”。相反，出色的城市设计可能通过有意的不完整来巧妙地实现，尤其是当实物快速变化时，没有得益于时代的光泽（“环境”的建立）。不完整性以及相关的不可预见的使用和参与机会，都可能营造出让人铭记在心的场所，因为通过不间断的干预、规划和使用，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将朝更为真实的方面演化。

因此，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可能搭建了舞台，但正是“这个场所的剧场”在创造意义和记忆时才是最重要的。可以在许多规模上、在相反的政治理想下营造场所。它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表达文化和种族，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当代的，可以是永久的，也可

以是稍纵即逝的——或者是其中某些品质的组合。尽管有诸如此类的品质，但场地建设只有通过创造重要意义和记忆来建立与场所的个体和集体的联系以及发展对场所的认同才能实现。设计过程的作用就是了解这些深刻的见解，并随时间的推移，为转化的不可预见性留出空间。

Scot Hein

温哥华市建筑师、高级城市设计师

“出色的城市设计可能是……通过有意安排的不完整来巧妙实现的……（这）很可能会打造出让人铭记在心的空间场所。”

一个地区转化的强度，从湿地到陆地，从天然到人造……对促使我们考虑进步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

《前岸土地重要性声明》，2004年

遗产元素通过福溪东南的开发项目交织在一起。刻意规划的人行道旁的纪念牌挖掘了福溪东南的生态遗产（丰富的港湾捕猎场和海岸撒利希人的贸易路线）与工业遗产（造船、金属铸造和食盐炼制）之间的关系。



每个场所都是历史、自然和人类等各个层次的产物。遗产倡导者说这些层次缺一不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身份标志。这个标志源自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贯穿了对过去的认知。它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福溪东南早期规划的重点是面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新挑战——Hal Kalman解释道，说得清楚一点，就是遗产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末，Kalman担任温哥华遗产委员会的主席，规划师Ian Smith和Mark Holland当时在那里工作。

“他们大谈特谈可持续性，”他说道，“但在规划一个具有环境可持

续的社区过程中，他们要摒弃现有社区的每一个痕迹。”最后，委员会同意社区应焕然一新，但只能作为多个历史层次的最新层次得到认可。这个观点最后被接受了，遗产保护在《福溪东南政策声明》中得到确认。

2004年，作为联邦历史资源管理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Historic Resource Management Ltd.）的负责人，Kalman担任福溪东南的顾问，把给予该地块的“特征界定元素”视为其身份标志。有些元素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别保留下来的工业建筑，比如，由船台和仓库组成的

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其他的则不那么明显，比如“盐屋”后面保留下的露天场所，很难让人联想到这里曾经是个繁忙的码头，满载食盐的船只曾在此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开拓未来的唯一明智的方法就是要有昔日感，”Kalman说道，“我们要学习历史。那些不学习的人将铸成大错。”

人物介绍

Scot Hein

温哥华市建筑师、高级城市设计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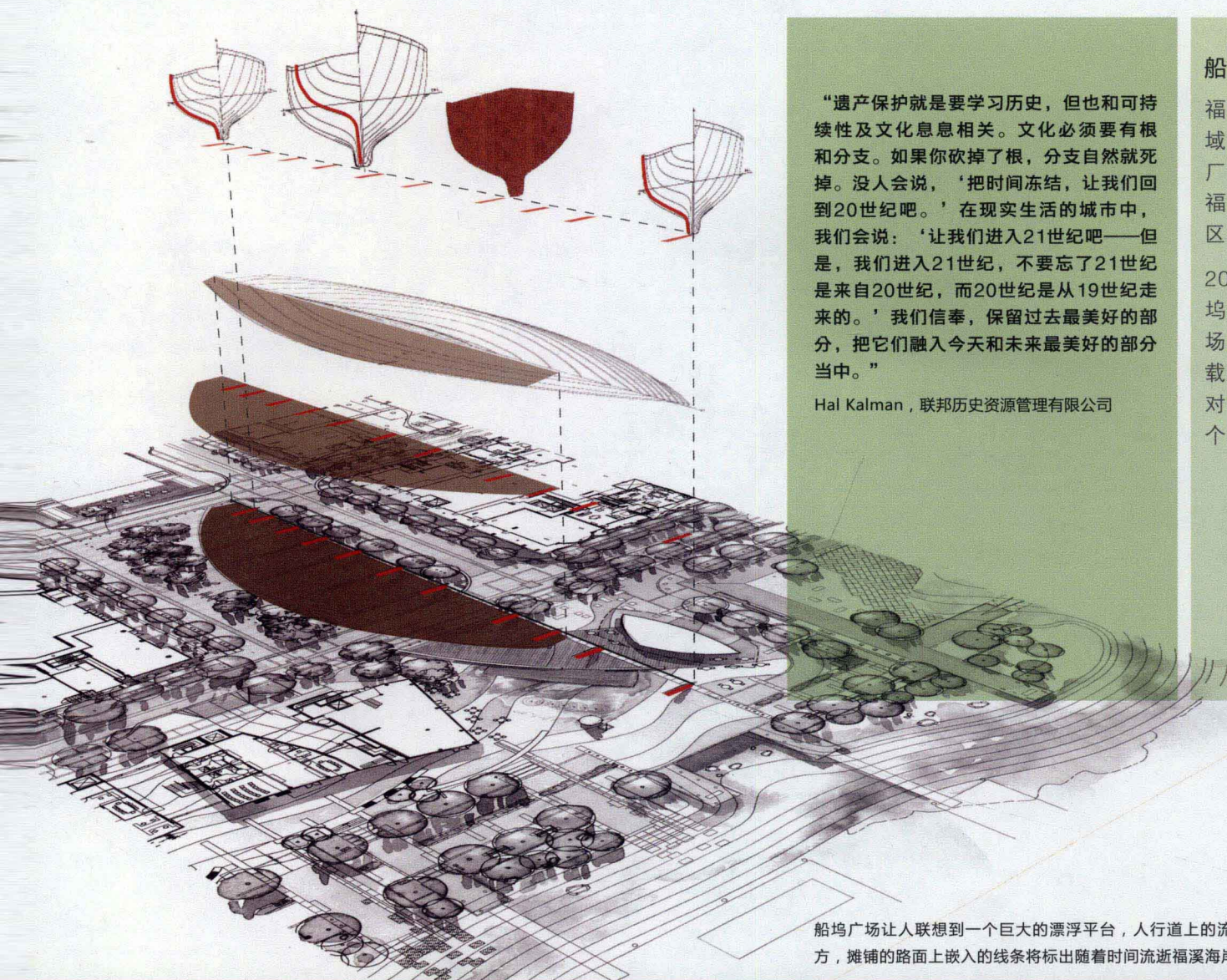
Scot Hein是一名建筑师，曾在美国学习工作，1981年移民温哥华。当时附近有一项不适当的开发项目——一个在温哥华基茨兰诺（Kitsilano）的Arbutus Lands建筑高层塔楼的计划前景似乎不妙——激励他对公众服务的推动和呼吁。

Hein回忆道：“5年来，另一名建筑师和我与市政工作人员亲密合作，代表社区居民呼吁‘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打造社区，它既能尊重流行模式、规模和特征，同时也能接纳高密度。’”他笑道：“那种体验把我引向‘阴暗面’，督促我为我们的城市服务。”

Hein目前担任温哥华市城市设计工作室主管，负责设计、宣传、规划和管理等工作。Hein为他在奥运村的出色设计和设计过程培养出来的创新性思路而备感自豪。

“尽管工期很紧，但本项目的早期仍有很多规则要遵守，”他说道，“我认为，有一种艺术可以塑造创造性的过程，让设计师拿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最好的东西，让奥运村有更重要的个性标志。”

“我每天都给自己安排得很紧，也许是因为我有一名城市执业建筑师可能拥有的最好的工作。”



“遗产保护就是要学习历史，但也和可持续性 & 文化息息相关。文化必须要有根和分支。如果你砍掉了根，分支自然就死掉。没人会说，‘把时间冻结，让我们回到20世纪吧。’在现实生活的城市中，我们会说：‘让我们进入21世纪吧——但是，我们进入21世纪，不要忘了21世纪是来自20世纪，而20世纪是从19世纪走来的。’我们信奉，保留过去最美好的部分，把它们融入今天和未来最美好的部分当中。”

Hal Kalman，联邦历史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船坞

福溪东南有3个特色鲜明的历史区域，保留着工业时代的标志。城市工厂、船坞和铁路站场启示我们要在福溪东南社区设计3个特色鲜明的小区。

2010年奥运村“千年·水”坐落在船坞区——环境的设计细节可以从整个场地清晰地看到。海滨和公共广场承载着这一遗产的特征，它通过能勾起对过去回忆的形态、材料和结构对这个当代社区做了独特的诠释。

船坞广场让人联想到一个巨大的漂浮平台，人行道上的流线勾勒出船体的各个部分。在奥运村的其他地方，摊铺的路面上嵌入的线条将标出随着时间流逝福溪海岸线变化的位置。

船坞广场

曾经建造大船船体的地方，如今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聚集场所。广场和商业中心是由Phillips Farevaag Smallenberg (PFS)的Chris Phillips和Hotson Bakker Boniface Haden的Norm Hotson设计的。

“他们的创意是像造船工艺那样进行施工，”PFS的Mike Derksen说道，“他们选择了放样，并采用了曾经用到的图案在建筑形式中重新作了解释。”

放样就是布置船只全尺寸施工图的过程，开始具体建造船只的各个部位。船坞广场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放样台，人行道上的流线勾勒出船体的各个部位。有些线条随着场地坡度的变化向三维空间升起，形成

了一个内在的休息区。广场的灯光采用了船只不同肋骨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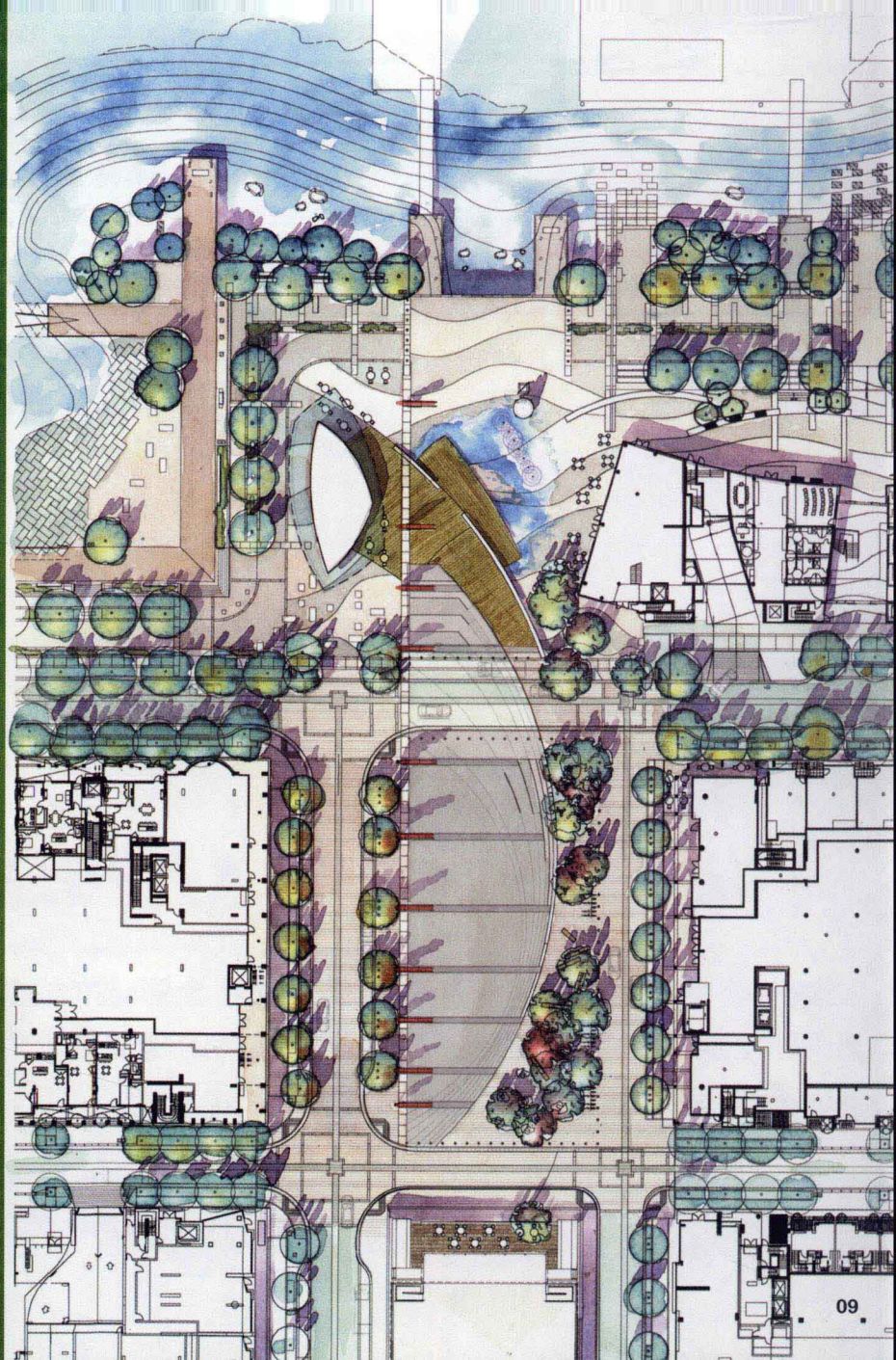
“它们插入了富有诗意的右平面，”温哥华公园局的Tilo Driessen说道（广场被当做公园空间），“它设计精良。”

在广场南端，“盐屋”将作为啤酒屋和餐厅重新开放。木制的甲板区将提醒过路人这里曾经是切入海岸线的码头。淡淡的海洋气息亘古未变——让人不仅联想起出海远航的船只，而且还有由来已久的天然河口。

沿着马尼托巴（Manitoba）大街，从第一大道直到福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是本社区的“核心”，旁边靠着“盐屋”……和一个社区广场。

《福溪东南官方开发计划》

公共广场总平面图。随着景观坡度的变化，曲线自然卷起，打造了休息区。广场是花岗石铺面，可渗水，能吸收雨水。儿童玩水区位于广场的北端。



2007年，随着《福溪东南公共领域计划》的完成，温哥华市授权编写《福溪东南艺术总体规划》。一个公共程序有助于明确艺术应怎样反映新社区的历史、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前瞻性的本质，为公共艺术选择流程搭建了舞台。

这个流程最终选择了温哥华艺术家Myfanwy MacLeod为奥运村中央广场设计一件签名式公众艺术品。

“她提议建造两个15英尺（约4.6米）高的巨型麻雀——比例正好适合一个公众休憩用地，正好搭起了纪念碑式建筑比例和人类比例之间的桥梁，”高级城市设计师Scot Hein说。

“通过渲染目前被认为是具有入侵性的外来物种，Myfanwy实际上接受了我们未来要面临的挑战。”

除了温哥华公共艺术计划资助建造的

麻雀外，Hein说奥运村开发项目将包括其他3件重要的艺术品，可以由开发商资助，也可以作为社区能源公用设施（NEU）委员会批准内容的一部分。

“‘千年·水’想在它的签名建筑中造一个私人庭院。所以，谈判的结果是，‘作为回报，给我们来点特别的。’所以，在水院的中央，有一个光纤制成的芦杆状蜿蜒的艺术品，

夜间分外美丽夺目——有点像极光。”

位于NEU的5个通风道将悬挂3层楼高的液晶面板，通过程序化的设定，液晶面板可以发出任何颜色的光——换句话说，可以显示社区消耗的总能源。一个“不锈钢眺望塔”是计划为海滨安装的另一件艺术品。大多数艺术品将在奥运会结束后在新的开发项目中安装。

交织于公共领地的艺术作品通常是一剂社会催化剂或者是一种反映复杂观点和事物的方式……在福溪东南，至关重要是促使人们了解，他们要有更大的共同责任感和关爱感。

《福溪东南艺术总体规划》，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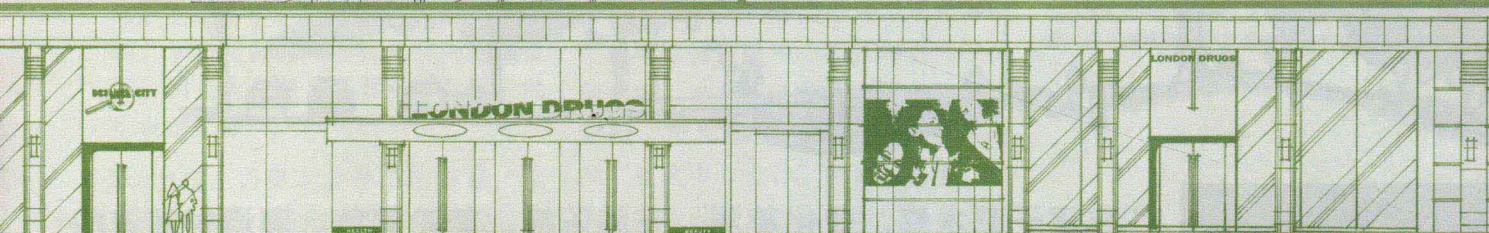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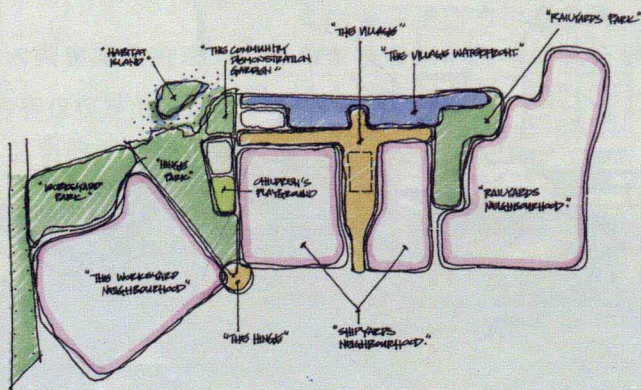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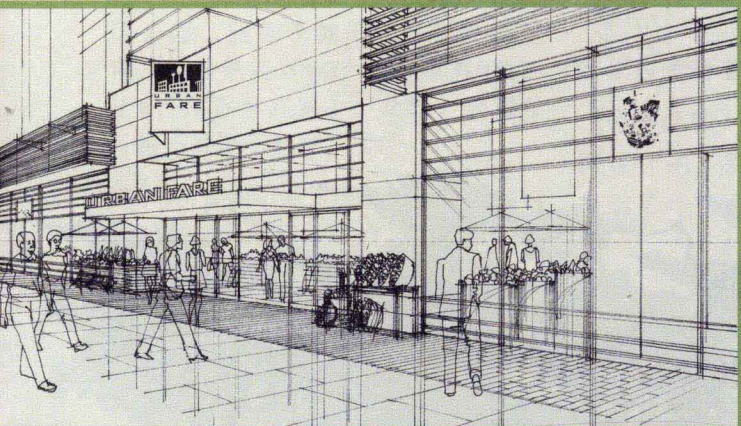
艺术家Myfanwy MacLeod设计建造的“旧大陆麻雀”已由温哥华市授权在广场安装。广场的灯光形状如船的肋骨（从最左边和嵌入图片中可以看到，如上）。

福利设施

福溪东南规划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一个“完整的社区”，在这里，商品和服务近在咫尺，工作和住房通过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相连。人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娱乐、学习。

福溪东南的福利设施包括：

- 大约26英亩（约10.5万平方米）的公园用地，包括栖息地、游乐场和城市农业设施；
- 1个社区中心和游船（非电动）设施；
- 1所小学、3个托儿所、2个校外托儿中心、8个家庭日托中心；
- 中等规模的杂货店和服务社区的零售点、服务点；
- 5个遗产建筑和1个宗教中心；
- 混合型住房结构，为住房类型和租赁期提供了多样性；
- 一个供行人、骑车人和公共交通工具接驳的中央区位（参见第24页）。



概念草图（左上和左下）显示了将向船坞广场开放的、中等规模的杂货店和服务社区的零售点和服务点。建筑物以拱廊（凹入的店面）为特点，创造了各种公共行走空间和聚会空间。总平面图（右上）显示的是大约26英亩（10.5万平方米）的公园用地，包括野生动物栖息地、游乐区和城市农业用地。

人物介绍

Margot Long

BCSLA, FCSLA, ASLA
PWL Partnership Landscape Architects Inc.

作为俄勒冈大学一名学习建筑的学生，Margot Long学习了一门景观建筑入门课程……然后就改了专业。

“那是20世纪70年代，环境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她笑着说道，“我想（我是多么单纯啊），‘我的天啊，他们不打算盖房子了。他们要推倒它们，让位于景观——所以我应当成为一名景观设计师！’”

玩笑归玩笑，Long说景观建筑也有让她感兴趣的挑战——如何使用开放空间有效地服务多种目的。

“尤其是如今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从环境、社会和娱乐的角度来看，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就越发重要了。每一英寸几乎都有一种用处。”

Long所在的公司为奥运村设计了公园、海滨和大多数公共区域，其中融合了诸多元素，如当地植物、儿童游乐场地、修复的栖息地、一个生机勃勃进出方便的海滨、一个雨水湿地以及众多工业和生态遗产参照物。

“这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乐趣，”她说道，“这确实是非常有趣。”

海滨小镇最有名的地方是它的海滨，温哥华也不例外。在福溪东南从前的工业区，海滨云集了成千上万名工人，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众多船只和纵横交错的铁路线，汇集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换。

从废弃的工业场地转变为生机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主要看能否成功地改造这个海滨。Scot Hein说，借鉴历史是答案的一部分。

“你在已完工的第一阶段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大胆的设计方法；它反映

了一个工作场所。它有自然主义的优势——它未经过净化，它不是原始状态，它有历史素材，如木板路和本地植物等。它厚重而实在；它有真正的个性。”

PWL Partnership Landscape Architects是主导奥运村的海滨、公园和众多公共领域的设计公司。其主管Margot Long说温哥华市要求他们进行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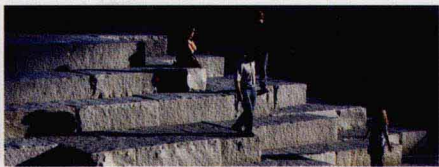
“他们要求我们在市里四处走走，尤其是在海堤，把那里的事情再加

把劲儿，让它更加栩栩如生，”她说，“所以，我们想把海滩纳入开发项目——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到达海边，只要他们愿意。”

“市里也要求我们把这个650米长的海滨打造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公园，而不是被公园分隔开来的一堵墙。那是一个新想法。海堤本身是不同的。它给行人和骑车人留出的宽度都是4.5米，比我们的大多数街道都要宽。”

“在福溪东南的人行道和海边之间

每天要发生很多事情，”温哥华公园规划师Tilo Driessen说道，“有长椅、石块侧坡、滚落到水里的大花岗石大石块、露出水面的甲板。此外，我们还做了渔业部要求我们建设丰产鱼栖息地的事情。我想人们会赞成的。人行道的岸边有太多的原因让你光临，并来本地区定居。”



“它富于艺术感、变化莫测、充满乐趣、美轮美奂。奥运村海滨的景观建筑比我们建设过的其他海滨要强一千倍。”

Larry Beasley, 温哥华市前任规划署署长

公园和社区中心

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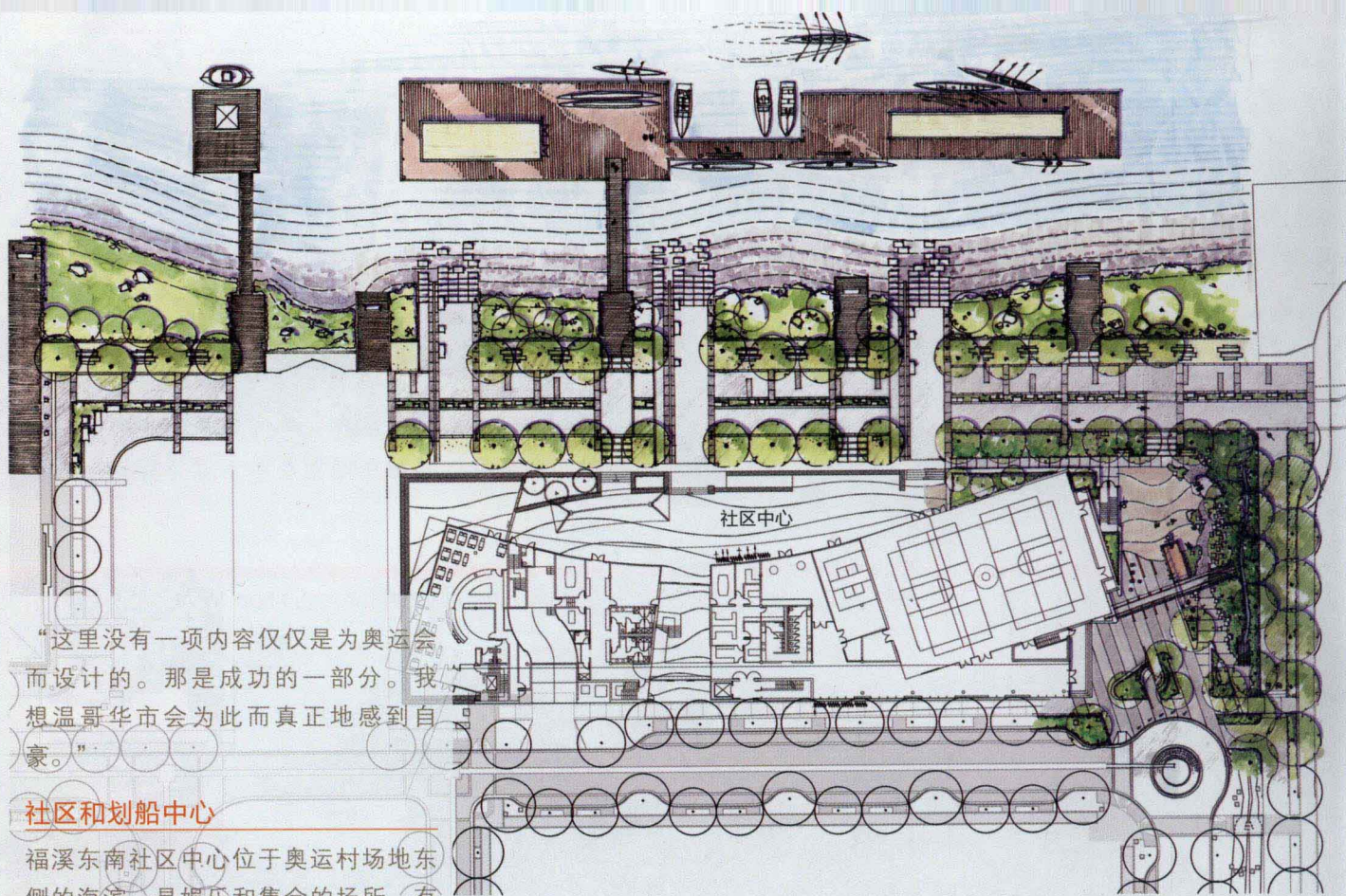
“我想，公园的作用不可估量，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城市的人们，”Driessen说道，“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有基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归属的地方。城市中的公园让城市居民参与这一联系。”

温哥华对社区公园空间规定的标准是每1000个居民享有2.75英亩（约1.1万平方米）。像斯坦利公园这样的地区公园，服务于就近地区以外的居民，标准是每1000个居民享有6英亩（约2.4万平方米）。此外，公园设计绝不局限于标准。

Margot Long说，温哥华市对奥运村公园和公共空间采取的方法就是质量才是重点。

“这是与市里其他模式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温哥华市自己开发了这些公共空间，而不是与开发商一道来开发然后交给市里，”她说：“这向我证明，本市已做好开发公共空间的准备了，因为他们想亲眼看到能实现。他们设定了标准。”

Long说主办奥运会使工期很紧，但在其他方面不会影响福溪东南的公园设计。



“这里没有一项内容仅仅是为奥运会而设计的。那是成功的一部分。我想温哥华市会为此而真正地感到自豪。”

社区和划船中心

福溪东南社区中心位于奥运村场地东侧的海滨，是娱乐和集会的场所，有一个大型日托中心和屋顶游乐园。一个非电动的游艇中心将延伸到有码头的水中，这些码头用于龙舟、帆船、划艇、皮划艇。（阅读第四章中有关“社区中心设计”的更多内容。）这些娱乐设施将把人们吸引到海滨，鼓励居民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

社区中心的总平面图，突出显示了通向海滨和非电动游艇中心的入口。在中心的西端将设立一家海滨餐厅。日托所将有一个可俯瞰福溪的屋顶游乐区。

奥运村重新开发的海滨给小区注入新的活力——有很多方面远远超过预期。

温哥华市再次开发海滨计划需要填充部分海岸线。起初，联邦海洋渔业部反对此项计划，认为填海会减少海岸线的面积，缩小相关的生物栖息地。由于需要给野生动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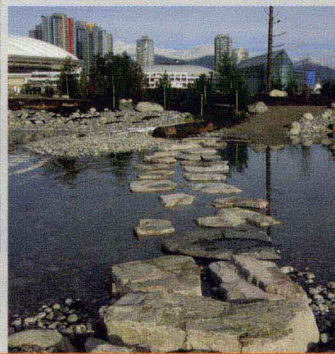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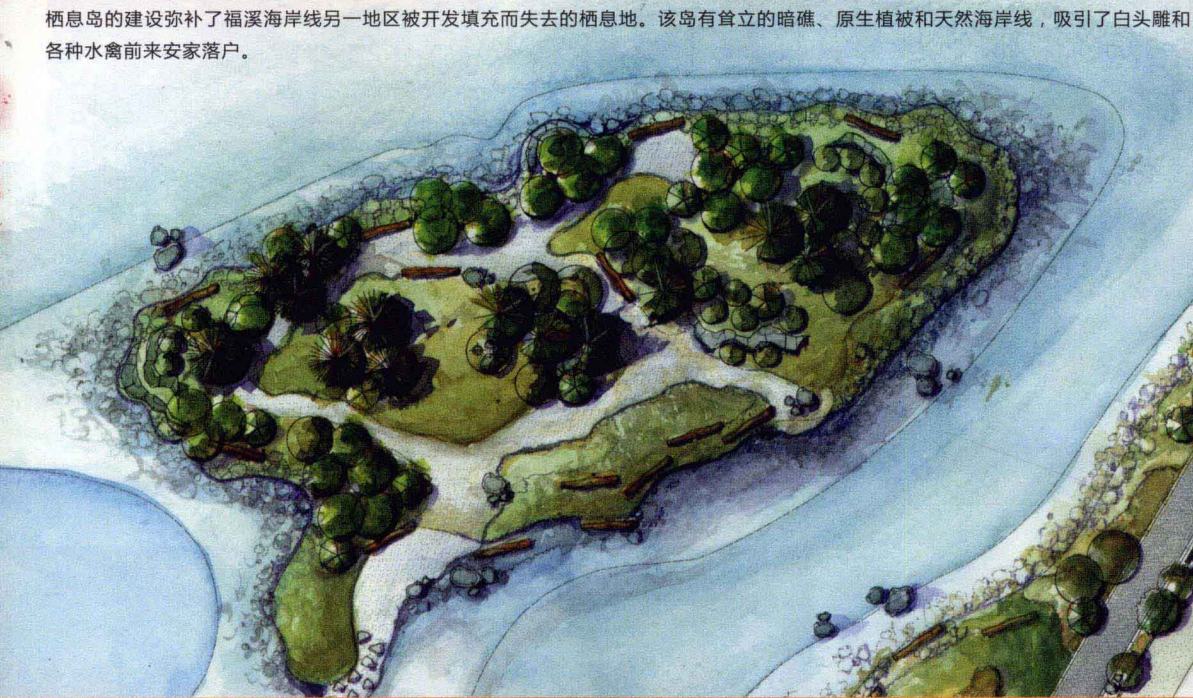
营造适宜的栖息地，结果，一个环境咨询师小组建议在离开福溪东南的海面上建造一个小岛。小组成员有来自Golder Associates公司的Lee Nickol和Barb Warnik以及来自Envirowest公司的Mark Adams。这个新颖的解决方案使温哥华市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小岛弥补了减少的海岸线面积，使潮间

鱼类的栖息地和公园面积有了净增加。

岛屿和海岸线归化部分拥有水生生态、河岸生态和旱地生态，诸如暗礁、原生植被和天然海岸线，吸引着白头和各种水禽前来安家落户。栖息岛和天然海岸线能够把天然栖息地重新融入城市环境。岛屿

模式使新生海岸线的面积最大化。退潮后，与陆地的连接部分显露出来，为公众提供了有限的访问机会。2008年秋季印证了这一模式的成功，多年来鲱鱼第一次回归长达1公里的、曾经有毒的福溪东南海岸线上产卵。

栖息岛的建设弥补了福溪海岸线另一地区被开发填充而失去的栖息地。该岛有耸立的暗礁、原生植被和天然海岸线，吸引了白头雕和各种水禽前来安家落户。



创新点

扩大海岸线的栖息地

密集的人口往往会把当地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赶跑。创造新的栖息地的开发项目，比如在离开福溪东南海岸的海上建立新岛，让物种得以回归——同时增添了优美的景色，也增强了人类的宜居性。

鲱鱼已经在从栖息岛绵延向东的大约1公里的海岸线上产卵。海洋生物学家确认，环境净化和海岸线栖息地的设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人物介绍

Tilo Driessen

温哥华公园局公园规划师

Tilo Driessen是一名受过培训的建筑师，从慕尼黑理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学位后，他返校充电，当时房地产市场十分低迷，但是他对开发开放空间和公共土地的兴趣与日俱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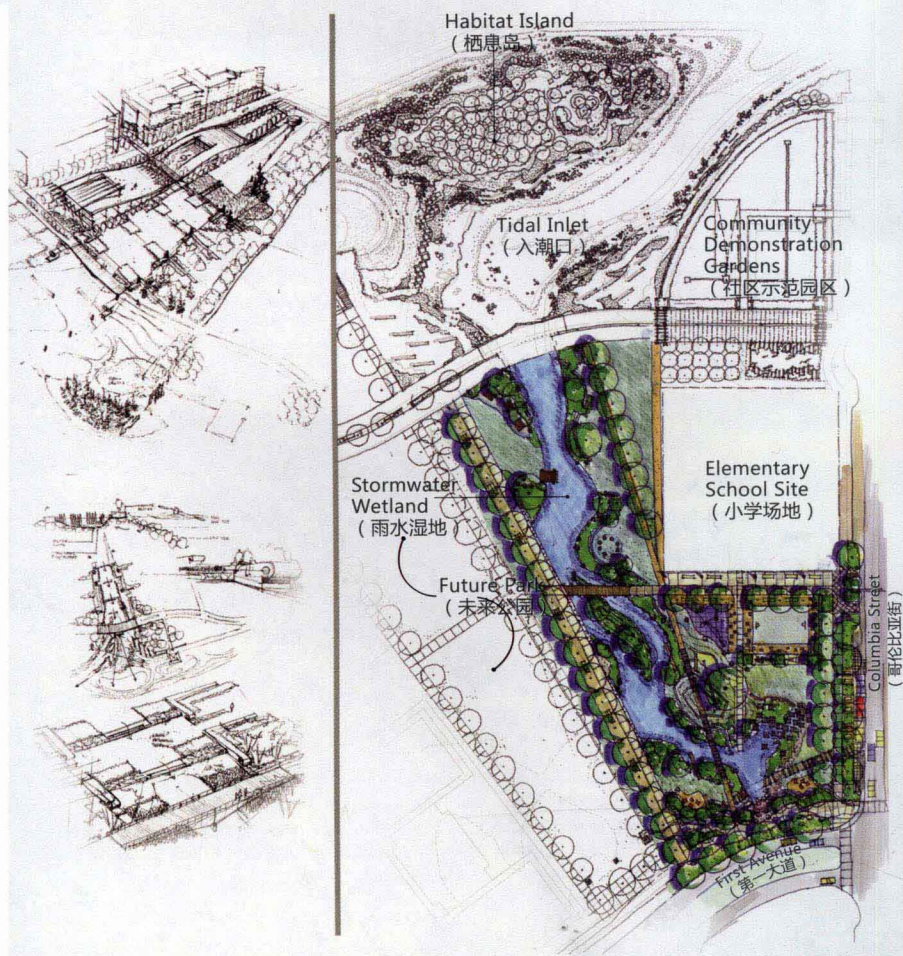
“我被温哥华市制订的绿廊（Greenways）计划所吸引，”Driessen说道。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一直为私人客户服务。作为一名开放空间规划师，我能尽情地为大家服务，我被这一点所吸引。我喜欢这一点。”

怀着成为一名公园规划师的目标，Driessen开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景观建筑专业。当出现了为绿廊项目服务的机会时，他离开学校，在市里谋得一份差事，最后得到了他目前在温哥华公园局的工作——也就是他一直瞄着的领域。

在奥运村场地工作是一种特殊荣耀，Driessen说道。

“有很多了不起的人们为这个项目服务；这是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他说道，“为它工作的每一个人——从设计了第一项政策的人到建设它的人，我们都有类似的自豪感。这是一个伟大的项目。”



在奥运村的西北角，也就是海岸线蜿蜒向南的地方，是一个名为Hinge公园的新公园。一片湿地曲折穿过，鸣禽在那里筑巢，孩子们在那里攀岩或在泥地里嬉戏。几座桥梁跨过水面，其中一座是用雨水下水管的大剖面建成的。沿着曲折的小路，你到了海滨，凝视着栖息岛，远处的市中心轮廓线映入眼帘。

当你欣赏着芦苇丛中游来荡去四处觅食的鸭群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湿地原来是处理来自奥运村整个西侧雨水的一个处理池。

“我们把基础设施从地下拿出来，开放基础设施，”PWL Partnership的Margot Long（设计了公园的景观设计师）说道，“使奥运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许多东西是很难让人察觉到的。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你就想想它好玩就行了。”

公园局规划师Tilo Driessen说，

把雨水回收的工程功能和儿童游乐园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是一大飞跃”。

“无论何时你把水放到孩子们身边，他们都想玩水嬉戏。无论何地有水，就会有泥巴；有些人就和它过不去，”他说道，“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让置身于自然元素成为孩子们玩耍的一部分。也许我们太多的游乐场都是单向的。我们可以开始有更多的沙子、棍子，诸如此类的东西。”

Driessen认为，公园必须对新型社区里居民的需要做出回应。

“搬进福溪东南的人们不会有后院，所以提供这个机会很必要。在密度较高的城市里，公共公园具有后院的某些功能。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一片湿地曲折穿过，鸣禽在那里筑巢，孩子们在那里攀岩或在泥地里嬉戏。